

# 14

相较于我从小长大的军工路、奶奶家所在的八块头、外婆家所在的三角地菜场,老城厢于我,并不是很熟悉的区域,但最近却总喜欢往那儿逛,仿佛被那些紧闭着的门的缝隙里泄露出的陈旧气息给吸引住了。我喜欢看那些带着市井气的路名:梦花街、曹市弄、王家码头街、仪凤弄、红栏杆街,等等。每条街都引人遐想,让人忍不住去想去它的来历和往昔的市声喧闹。

### 老城厢的刨冰

许云倩

大多数不住在这儿的上海人第一次来老城厢,目的地一定是城隍庙、豫园。我们小学春游时来过这里,只记得豫园的点春堂曾是小刀会的指挥部。城隍庙的小巷里似乎什么都会买到,印象最深的是永青假发店,看着那长长黑黑的发套,又好奇,又害怕。我在一家玉石店用仅剩的两分钱买了个玉石小猪,珍藏了很多年,从此留下了什么难觅的物件在城隍庙总能买到的印象。给奶奶做七十大寿时,我想给她买尊老寿星,走遍南京路都没找到,那就去城隍庙吧!果然把那里买到了彩塑老寿星。那个夜晚,在老城厢,本应是寒冷的,但记忆中,却很暖和。那是1985年的2月,我随上海电视台春晚摄制组去老城厢拍节目。我是随组记者,来到现场后,发现那是一条极窄的小弄堂,门对门的两户人家相距不过一米。电视台的工作灯已把弄堂照得如白昼般透亮。看到摄像机来了,看到滑稽明星来了,附近的居民都凑近来热闹,好不容易把他们劝到外围,才正式开拍。查了一下当年的报纸资料,那个节目还蛮有意思,我的报道如下:寒夜,在城隍庙附近的老街上,响起了阵阵叫卖声:“五香茶叶蛋”“桂花甜酒酿”……小贩们有的穿长衫,有的穿西装,还有穿大褂的。围观的人渐渐认出了:“这是杨华生”“那是笑嘻嘻”,人群里的一个孩子忍不住要妈妈上前买东西吃……这里正在拍“海市之夜”中的一个节目《旧上海风情》,老街上的居民先睹为快。

最近常去老城厢,是为了那杯刨冰。有一晚突然想起老式刨冰,网上查到老城厢有一家,便打了个网约车去寻找。网约车是一辆崭新的电动车,载着我们悄无声息地开进弯弯曲曲的小马路,路边的老人家都已搬走,只有路灯和路灯的影子静物般构成一个个画面,拍老上海电影的感觉。眼前有一处光亮,刨冰店到了。很小的店面,十多种刨冰。点了最传统的赤豆和绿豆的,是过去的味道,坐在马路对面的塑料椅上大口咀嚼,等冰山慢慢融化,与赤豆绿豆融为一体。不一会儿,来了一支摩托车队,跟老板很熟的样子,小伙子们站在那里,边吃刨冰边聊天,有点像我们小时候乘风凉的感觉。

这个夏天,渴了、热了,就去吃刨冰。那里的路名是老的,刨冰也是老的。

### 七夕会

女儿生了个女娃,让我这个姥爷帮着起名。起名这事,我还是下过些功夫、动过点儿脑筋的,主要是凭生活经验和对汉字音义的理解,再借鉴古今贤哲对于起名的远见和民间有关习俗,拟出几条简单的原则:一是避开热门字眼儿,尽量减少跟别人重名的概率;二是也避免重名刻意找生僻字,应该让名字易写又好认;三是还应顾及读音,温润悦耳为佳,至少不要拗口,同时也要留意别因可能的谐音伤及本义,生出不好的联想。在满足了这三条原则的前提下,第四条才是挑选名字的含义,给孩子起名的家长持何种价值观,有怎样的审美品位,对孩子寄予什么期望,就不妨自由发挥了。

俗话说“人随名长”,自然是有其道理的。但其中道理,不应仅从名字的词典释义上解读,毕竟叫英或杰的人未必真能成英雄,叫美或丽的也不一定都能落成美女。真正的人随名长,不过是因为名字本身寄寓了长辈的期望又不失相应的教育引导,其寓意已内化为自己的趋向和驱动力,才有可能“名副其实”。

基于上述认知,我给外孙女选了斯陌这个名字。陌字容易让人想及陌生,一般不常用于名字,但它的本义是田野间的小路,成语有阡陌纵横,古诗有陌上桑。与斯并用,即“这条小路”的意思,重名率极低,又并不生僻,易写好认,还不拗口。

月子中心为小傢伙办满月礼时,有

### 神农架的“上海新村”

李大伟

夏天,我轻易不肯出门。如何避暑?找到了!神农架有一坪清凉仙界:芳菲苑——龙降坪上北欧建筑风格的新社区,四面皆山,森林覆盖率97%,密不裸岩。荫翳下,石渗溪,沙滤水,汇于潭,纳于溪,聚为泉,飞湍若箭,万斛奔壑,群山千百,千山万水,一日千里。止于断崖处,折出一匹瀑布,跌入乱石一阶阶,叠成一匹匹。聚落于龙降坪千丈深壑,因森林遮蔽、由苔藓覆地、经山泉冲凉,这里的盛夏三伏最高温度不超过25℃,恒温于22℃之下,盖被睡觉,卧听万泉潺潺,汨汨而下,匀速催眠,不舍昼夜。

2022年,我与朋友在位于林间泉边苔藓旁的芳菲苑,以一折为二的中段骨折价买下一栋三层楼的底层整层,重新装修,上海朋友们约好每年在此避暑聊天,季节养老。闲置期与闲置房做民宿,这样就请得起团队运营,既维护、又保养兼服侍。因为都是上海房东,美其名曰“上海新村”,好像淮海路喝咖啡老克勒候鸟迁徙。我们的宣传口号:“上海房东,上海经理,上海理念,上海厨师”,突出上海人,就是突出精致。经营理念,做好底线:干净、安静。门后,贴着“静之三不主义:不在走廊说话、不敞开门说话、不在二十二点后喧哗”的告示牌。我们的百米长廊,没有任何堆积物,墙一侧挂着一帧帧画,都是高仿房东们的私人收藏,都是上海画家的作品。神寮民宿间是书房,书架上多为上海出版社的书籍,处处呈现出上海人原汁原味。长廊一侧有两个豁口,通向楼梯口。我们顺此往山墙里深掏出两个空间,一个是早餐厅:方格布,一个花瓶,一束门外野山花,每天换一枝,永远鲜艳欲滴。另一个空间是正餐厅,大圆桌,我们房东们率先在此聚餐。

武汉人喜面食,我们买了搅面皮、擀饺子皮、做重庆小面,买的是5元/斤的陈克明面粉。打下手的当地人一再建议:“当地一元多一斤的面粉味道一样的。”我笑笑:我们聊的就是这个差异,好比M12的和牛,差异却是嫩得无渣!买卖双方,卖方傻是幸事,可降低风险。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是上海人的犟。让买的一眼看到傻,这是上海人的精。我们将陈克明的面粉袋叠在墙角,“有诗为证”。调料的进货发票贴在客人一目了然的进货栏里,让自己暴露在监督中,这是上海人的经商方式,沪语:生活要清爽!我们的早餐,主食:锅饼经平底锅烘烤后,起壳生脆焦黄,切成45°尖三角,咬在嘴里,散发太阳的味道:喷香。汤任选,或一碗原汁老母鸡汤,微甜;或三勺澳洲a2奶粉冲泡均匀的牛奶,喷香。老母鸡是村民专供的土鸡,见

今年,是抗战胜利八十周年,老家高桥的乡史爱好者寻找高桥抗战时期人与事,沈伯兴先生撰文《高桥第一个飞行员》引起了我的兴趣,在其帮助下,我在高桥西凌家宅,访谈了凌伯乾族人的后裔。他们提到,1989年春节,凌先生曾返乡参加一个后辈的婚礼,并向亲属赠送了他的两张旧照:一张是抗战期间,他驾驶轰炸机归来,站在机翼上,着一身破旧的飞行服,左手藏在身后,他说当时左手已受伤;另一张是战后他与未婚妻、高桥张姓姑娘的合影,戎装挺拔。笔者希望能联系凌先生,可惜凌先生已病逝,且家乡后人由于多次搬家,信件地址和电话都已遗失。于是笔者发动朋友寻找凌伯乾的文章。不久,朋友那里发来一篇文章《史诗有情月照沟沟》,作者林念慈,部分原文摘录如下:“……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当时未满十八岁的年轻人凌伯乾,正要进入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就读,因轴心国尚未开战,上海租界得以暂时偏

又见八月!八月里有个书展!每到八月书展,我的挚友兼书友考萍萍都要自豪地宣示:天天都是读书日;又加一句:对我俩来说!说这话的她已去了天国。但她的“天天都是读书日”却在进入八月后就即刻响起!

自我俩认识,电话、微信里,谈的多半都是书。有时也会扯开去,但绕一圈回过来,不觉又回到书或书的作者上去了。我记得,她和我共读的第一本书是邓一光的《我是太阳》。书里的旅长关山林和蒙古族女战士乌云结合相守又历经大风大浪不离不弃的故事,让我俩在电话里唏嘘不已。三十多年过去了,故事的细节多已忘记,但邓一光有别他人的深情诉说,哀而不伤的语调仿佛一直在我耳边回响。日后但凡见着邓一光的书,即收入囊中。

前阵子在《思南文学选刊》,忽见一篇《海水快乐地说》,作者竟是多年未见的邓一光!我急于告知考萍萍,要不要快速过去一起分享?当我刚拿起手机,猛醒,那个说“天天都是读书日”的人已经不在了。有朋友陪你天天读书,说书,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啊,考萍萍让我享受了三十几年这样的幸福!我忘了我,她极力向我推荐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细雪》,她听说,此书村上春树曾阅读了三遍,作者曾被七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萨特更称此书是日本现代文学的最高杰作。谁能抵挡这样的力荐?我立马下了单!

这部写没落望族诗冈家四姐妹的婚恋生活与三妹雪子屡次相亲受阻的故事,透出的温情与挣扎无奈,令人长吁短叹。故事引人入胜,书中的唯美气息还扑面而来,书中人赏樱、扑萤、观月、起舞、听歌……件件至美!考萍萍说,我无法亲赴日本,这本书带我去过了,一生无憾!一个雪子的命运攫住了电话两头两

生人惊飞上树。澳洲a2奶粉,抗生素含量最低。朋友做跨境电商,我的供应链:铁板+牢靠。

长廊的豁口、楼梯拐角还有空阔,我们摆上厚木板的茶桌,充当茶寮,邀请邻居租客免费喝下午茶。买来一百英寸的液晶电视,贴在墙上,晚上放欧洲艺术小电影,在业主群里公布节目单,请邻居免费欣赏。每年夏季开专题系列讲座,每次都为邻居增开一次免费的名家讲座。

上海人在螺蛳壳里做道场,自然边界感很强,但更乐于共享,这就是上海人做人的基调。有人说:这是上海人的基因,不,我们外化为皮肤。现在降坪芳菲苑社区流传一句话:买房就要买在上海人的旁边。我们没给上海人丢脸。

### 寻找凌伯乾

辛旭光

安,凌伯乾才能完成两年制的学业,又因外形俊俏,被“明星电影公司”看中,准备培训他成为明日之星……日军已占领武汉,想要到达大后方的重庆,必须经过日军长队的封锁线。凌伯乾等年轻人在游击队的护送下,白天睡觉,晚上赶路,避开炮火攻击……他身负着对母亲、女友的承诺,以及牺牲者的托付,在许多战役里出生入死,但战争结束后,却再也看不见心心念念的母亲……所幸命运还有几分温柔,他和恋人结婚了……他们把“华”字嵌入每个子女的名字里,愿孩子都能以中华为念……

笔者核对文中姓名和事迹,与高桥乡亲们的回忆如出一辙。这就是凌伯乾先生,高桥第一位飞行员!本来他可以从业于影视界,但国难当头,他冒险从戎,成为飞行员。凌伯乾的抗战故事,让高桥子弟血脉偾张;他将子孙姓名中都嵌入“华”字,以中华为念,让乡亲倍感温暖。笔者想努力联系上作者“林念慈”,凌伯乾的故事细节值得进一步的探究挖掘。

个读书人的心,还产出了衍生品两个:我接棒考萍萍继续推荐《细雪》;我因迷恋此书,烧坏了一口钟爱的锅。哎,读书人啊!我们虽天天读书,但侧重有所不同,我最佩服她的是《红楼梦》几乎翻烂,她对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有独到的见解,优与劣,掰开揉碎细说与我听,结论令我信服:高鹗是最懂曹公之人!而我这位书友是最爱《红楼梦》的读者!

朋友间读书各有侧重,聊天就有了互补。我读的多是鲁迅、毛姆、门罗、巴尔扎克、雨果、简·奥斯汀等人的作品,而考萍萍常浸润在文史里,我那点历史知识早就忘到爪哇国里去了,碰到小说的失实之处,浑然不觉,考萍萍即刻就能发现——历史上不是这么回事哦。常常是我将看的小说讲与她听,说得最多的是毛姆和门罗,她在电话那头感叹:好有味道,好有味道,哪天我也去看看。写好的书评也会给她看,然而我常忐忑:似乎写评论是评论家的专属。考萍萍回道:书评就是读者读后的感想,写出来就是评论,不要被那些评论家深奥难懂的水语吓退。你为《繁花》写的几篇小议,都不错,写下去,我支持你!

如今天天读书的风气渐浓,可喜。放眼打量,读书人也多如我一样一书一椅一隅地读将起来。但古灵精怪的例子也不少,如某某作家,读书必先脱鞋揉脚至舒适而后卧榻看书,说,唯有先解放脚,脑子方能清楚;有人读书仪式感拉满——茶烟伺候在侧,外加书房外挂一牌“请勿打扰”;二次元的小仙女读书常进咖啡馆,一天一馆地换着读;有人读了外国名著必定远渡重洋去作者的故居地再读一遍,以示致敬!请不要把这看作奇葩,人的习性有异,但只要践行天天读书,无问东西,读进去就好!

看完电影《你行!你素!》,我特别庆幸儿子小时候放弃了学钢琴,如果培养出一位钢琴家意味着父母要付出的代价是身体长瘤子,请原谅我的自私,我宁可孩子浪费了天赋也不想让自己得病。

影片从郎朗尚在娘胎讲起,至其17岁登上国际舞台,实现从天才琴童到知名钢琴家的转变。郎朗成功的背后站着一位伟大的父亲:郎爸年纪轻轻放弃工作,自嘲“吃软饭”,和妻子长年两地分居,为了孩子练琴不引起“民愤”,不惜承包整幢楼的公厕打靶,一直压抑自己情绪并平衡妻子和历任钢琴老师间的情绪对抗,陪读到大洋彼岸,不仅陪读还陪练,不仅为孩子做饭还做义工,被孩子气跑又折返……且不说最后长了瘤子,单就说牺牲自己最美好的十几年,换取孩子的成功。值吗?至少旁观者会认为真不值。如果掌管成功的神在我儿子出生时要跟我做这笔交易,我会斩钉截铁地说:不。

儿子从幼儿园中班起学琴,两年后放弃。从他学琴我才知,基本功阶段很枯燥,若非孩子有天分或很热爱,全靠家长心狠才能坚持。我曾反思,为何当年狠不下心,现在他没擅长的乐器,无法在大小活动登台表演,会怪我吗?幸好台剧《俗女养成记》让我释然,剧中女主39岁时回顾自己小时练琴,厌烦到了想用榔头砸琴的地步,父母后来同意她放弃,哪怕钢琴老师不退费。在这段回忆里,没有对放弃学琴的遗憾,只有父母对孩子的爱和理解。在我看来,爱的记忆胜过成功。多少琴童能成为钢琴家?哪怕成为一名专业钢琴老师都不易。音乐和体育的专业道路均非常人能走,就算有些天赋,也要吃常人不能吃的苦,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一路拜名师,全球打比赛……何况并非投入海量时间、金钱和精力就能成功。影片用郎朗和另一位美国天才琴童的命运对比告诉我们,同样有天分又努力,被业界有话语权的人肯定,成名成家;被否定,当场疯掉。有时,行与不行就是权威一句话。成功是幸存者偏差,是努力者中彩票。成名是绝对的好事吗?“天使会来,恶魔也会来”,影片中音乐教授如是说。

在成功学盛行的当下,我们反倒应重新审视成功。我们习惯用单一评价体系去定义成功:比如学习好、赚钱多,甚至联姻有功绩也算……而一个人独立自主地过了一生,善待自己和他人,算不算成功?一个家庭,父母慈、子女孝,充满温馨的爱和理解,算不算成功?“行就上”是成功,“知不行而不上”是不是成功?一个人最大的成功,就是不让别人来定义自己。

### 夏荷

(中国画)



戴培钧

### 育人

一道为孩子“正名”的程序,谁给起的名,要讲讲缘由。我说,姓自然是随爸爸,斯是取了妈妈名字中的一个字,陌是小路的意思,可解释为这条小路连接了她和爸爸,同时也是她将要走上的人生之路——小路不会比大路好走,小路却可能走得更远,也更需探索精神和坚持的勇气,我们期望孩子这样走她的人生之路,走向她自己的幸福未来。

不过,真正让我感到得意甚至觉得冥冥中自有天意的,是因外孙女这个名字而得到的两幅墨宝。前不久,我到绍兴参加一个采风活动,在嵊州市华堂村——书圣王羲之晚年辞官退隐之地,有幸见到书圣第五十四代后裔王伯江老人。机会难得,同行者纷纷向老人求字。轮到我了,我便用签字笔在采访本空白页写下“陌行斯远”,请老人题写。老人看过后,摊开宣纸,凝神挥毫,运笔虽缓,力道遒劲。可是写到第三字时,落笔先写下“思”字的上半边“田”,经过提醒,老人再看一下我写的字,换一张宣纸重写。这回是“陌行斯远”四个大字一气呵成,然后用小字写下我外孙女姓名以赠之。

其实老人将“斯”误写为“思”时我也即刻察觉了,但没好意思说,且我觉得“陌行思远”寓意也不错,将来我可以把故事讲给她听。但既然老人重写了一幅,望着搁在一旁的“思”便半壮的残稿,我不免有些惋惜,便壮起胆子向老人请求:可否把这幅字写完,用以赐我?老人呵呵一笑,痛快应允。

于是,我便得到了如此珍贵的两幅墨宝。